

19.73

代序

顺德县人民民主政权
历史文史

第七期

(1985年11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顺德县委员会文史研究组编

目 录

何贤先生与顺德

..... 李本立 (1)

先祖父岑学吕生前二三事

..... 岑定宇 (4)

顺德青云文社纪略

..... 潘定宇辑 (10)

青云文社和顺德籍中大学生助学金

..... 冯庆焯 (15)

二十年代顺中往事点滴

..... 冯庆焯 (18)

容奇剑雄小学的创办和沿革

..... 麦深明 梁雪涛 (21)

香港顺德绵远堂与凤城怀远义庄

..... 绿榕 (24)

龙艇史话

.....罗永安 (26)

再谈罗瘿公两三事

.....游建业 (31)

三十年代火烧顺德农行简述

.....罗 桐 (33)

碧江燕翼楼·顺德祠堂及其他

.....梁伟权 (35)

凤城园林花果旧事杂记

.....罗 列 (40)

顺德摩崖石刻——泊邹崖

.....郭耀昌 (45)

转 载

大革命时期顺德县农民运动概况

.....何秋如 (48)

何贤先生与顺德

李本立

已故何贤先生一生爱国爱乡，服务社会，为人坦诚磊落。他生前既是全国人大、政协常委，又是澳门社团领袖，但一贯平易近人，且重言诺，轻资财，平生风义，肝胆照人，善于团结各方爱国人士，因而在港澳及海外均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祖国重又欣欣向荣，何贤先生倍感欣慰，因而更加致力于团结爱国的各方面工作，身体力行，为祖国及家乡的四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何贤先生是番禺县人，少年时代曾随父亲何澄溪先生在顺德陈村开设福源号粮油商店，担当柜面之职。他曾多次说过自己对这段经历留有深刻的印象。因此，他生前不仅对番禺，而且对顺德也同样有着深厚的乡土感情。长期以来，何先生对家乡番禺的建设和福利事业固然贡献良多，而且对顺德的关心和支持也是不遗余力。

早在五十年代，正当顺德若干建设工程急需钢材而国内市场又严重缺货之际，何贤先生及时给我县送来钢材五十

吨，使施工中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得以迎刃而解。不仅如此，他还要我们将这笔他应收的钢材价款，代他分赠给番禺县岳溪大队办卫生事业和赠给顺德华侨中学建学生宿舍一座。

六十年代初期，经济困难，粮食紧缺，顺德尤甚。当时，我们得悉香港面粉厂在澳洲购进小麦二千吨，运港途中，船触礁入水，小麦染有水渍。因事前已买保险，故由保险公司赔偿厂方损失，而该批水渍小麦则由保险公司拍卖，要价约为原值五分之一，但该批小麦真正受水渍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故实际上极为便宜。因此，我县打算将其购回以解决农民食粮及猪鱼饲料之急需。但能否批准进口，所需外汇又如何解决，都是颇为棘手之难题，因商之何贤先生。他当即慨然答允帮助，不仅亲自出面联系，取得有关部门及中侨委领导同意报关进口，而且何先生还代垫付全部货款，终于使这批小麦能在一星期内全部运入，除按何先生的建议拨让五百吨给番禺县外，其余均用于解决我县农村的实际困难。

一九六一年，国家政策允许海外及港澳热心人士存款购化肥以支持家乡恢复和发展生产。何贤先生又率先为顺德认购化肥三百吨。

七十年代末期，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但由于过去长期的“左”的恶劣影响，特别是“文化革命”十年浩劫，致使一些侨胞和港澳同胞对祖国的形势和各种政策仍存有不少疑虑，顺德籍华侨、港澳同胞中的一些知名人士，也有这种情况。于是，何贤先生就主动帮助我们做好海外及港澳顺德乡亲的联系团结工作。他言行示范，细心启发，引导大家消除疑虑，激发爱国爱乡之情。后来，在这些知名人士的带动下，在外顺德乡亲

的爱国爱乡热情日益高涨，原来不愿回乡或不敢回乡的也回来观光探亲访友了，原来不大关心家乡状况的也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支持家乡的四化建设了。不少乡亲自愿捐款送车赠物，资助家乡搞医院、学校、交通道路、敬老托幼等各种福利事业；还有不少乡亲通过“三来一补”、合资办企业等对外经济活动的多种渠道支援家乡的改革和开放，进一步搞活家乡经济。这的确是同何贤先生的关心与帮助分不开的。

一九八二年，何贤先生又与亲兄何添先生合捐巨资建设陈村镇中学，全校占地二万一千八百平方米，建筑面积五千五百五十平方米，有三层教学大楼，各种课室，还有礼堂、音乐室、饭堂、教工宿舍、学生宿舍等。建筑堂皇，颇巨规模。将教学大楼命名为澄溪堂，以纪念其父亲何澄溪先生。

惜乎事隔不久，何贤先生就不幸匆匆离开了我们，至今又已三年了，睹物思人，每一念至，对何先生的敬意与谢意即悠然而生，引起我的无限哀思与怀念。何贤先生爱国爱乡之心，永远值得人们敬仰；何贤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先祖父岑学吕生前二三事

岑定宇

先祖父岑学吕谢世已逾廿年。忆余青年时，常侍砚边，每聆庭训，偶及平生。兹就见闻记忆所及，并据《南洋记事》（清末民初先祖父侨居南洋时之日记）笔录所得，略叙其生前二三事。

岑学吕，字伯矩，号师尚老人。吾邑容奇上街市人。清光绪壬午年（一八八二）生。公壮岁参与辛亥革命，民国开国时任广东都督府秘书。平生好鉴藏书画、搜访碑帖，博涉书史，工骈俪文。书艺始宗北魏，后工行草，所书中堂匾额，向为邑人称崇。半生薄宦均居节幕。等身著述，半毁兵燹，外无长物。暮年隐居香江，习静荃湾千佛山。一九六三年坐化于香港，享年八十二。

一、辛亥事略

公出身清贫，弱冠入陆军讲武学堂。毕业后泊不入伍，充粤港各报记者。时自律甚严，每限一小时写骈文千字。清光绪廿八、九年间，结识了革命党人陈树人、郑贯一，遂与陈同执香港《唯一报》主笔，谐文落花梦栏，政倡民族主

义，反对封建帝制。

一九〇六年，公随陈树人参加了以陈少白为负责人的同盟会，从事办报与会务活动。

一九〇九年，公奉胡汉民之命，赴英荷属南洋群岛槟榔屿及庇能等地，继续办报宣传孙中山革命主张。斯时，国家民族正处于剧变时代，外受列强侵略，内朝政腐败，国体险危。公乃此剧变时代之一热血青年，目睹日寇吞并朝鲜，朝廷屈膝苟安，丧权辱国，不禁在日记中惊叹曰：“热血满腔，徒唤奈何！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河山坐付人！吾不忍闻。”又曰：“笔耕无力挽狂澜，如之奈何！”悲愤之情，悠然可见，遂执笔作《痛日韩合邦》秋兴诗八首，力斥清廷腐败无能，以抒郁悒。该诗于《星洲日报》、《中国日报》、《南越报》同时刊登。诗中“明月只今悲汉土，再无人力挽天心”、“亡国竟嗟箛祸促，预防沉陆到神州”、“国未瓜分人未老，好横戈去扫狐氛”等句，忧国之思，痛澈肺腑；悲痛之情，倔强之志跃然纸上。此后，公以《革命马前卒》笔名继续发表反清反帝制文章，公开地从事辛亥革命活动。辛亥九月（公元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革命军光复广州，公随胡汉民归国，任广东都督府秘书。次年奉广东军政府令派赴东莞县清散匪，禁烟赌，巩固革命秩序。解放后，东莞市文化馆曾在东莞《莞草》第二十五期刊载此段轶事云：“是时东莞土匪横行霸道，道署匪首乘机独霸明伦堂产业，使东莞县公益事业财源全断，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顺德县岑学吕接替了黄侠毅，接任第二届民国东莞县长。岑学吕上任后，大刀阔斧，从广州请来革命军，亲自指挥围剿土匪。惩办劣绅，严禁烟、赌、嫖、偷，扫除烟馆、

赌场、妓院、花会、番摊。岑学吕经常化装出巡，揖拿散匪，捕捉暗娼。对通奸者亦绳之以法。岑学吕也反对迷信，把巫婆、神棍捉去扫街。拆神庙办学校，大力提倡新学。岑学吕把拆神庙的材料搬至砵孟山，建成砵孟山公园……于是东莞乌烟瘴气的局面得到刷新，人们真正得到革命胜利的好处。东莞县一时政通人和，一片升平景象……，岑学吕在东莞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他联系群众，如亲自集联与民同乐，在东莞历史上县长亲自征联评联实在罕见。岑学吕生前还记念（注：记念者挂念也，故不用“纪念”一词）岭南文物古迹，关怀东莞建设。东莞人民都怀念他。”

民国六年，公奉令至𬶍江，后宰丰顺县。偶阅前任案卷，发现当地宿儒朱绍臣被诬告冤狱案，极为气愤，遂亲自批文安抚被害家属，尽力弥补前任未尽之失。据云，此举甚得民心。

一九一九年史馆初开，公自此寓京十年，曾历任国务院各部秘书。公余之暇，得与前辈名流罗瘿公（顺德人）、林畏卢诸公定期雅集，文才得以大进。至“九·一八”前夕，公曾应邀出关任少帅（张学良）秘书。东北易帜后，移寓上海租界，闭门编史，五年著述逾百万字，成书二卷行世。

“九·一八”后任蒙藏委员会典属国之职。任内搜集各少数民族，如辽、苗、瑶、僮倮等之文字数十种，并整理刊印。一九三六年春，公随黄慕松回粤，任省府秘书长职。后黄病卒，公代主席一阅月，旋去职。是年（丁丑）谢政隐居九龙著书立说。解放后，省人民政府以公乃编史人才，阅历较深，故叶帅曾邀公任职省文史馆及省参事室，主编史工作。岂料公因年迈与脚疾所误，未能上任，诚憾事也。

二、书 艺

公幼失怙恃，倚庶母碾米托孤启蒙。公每感此，乃发奋读书练字。贫乏纸笔，遂束稻为管，置方砖数方，蘸水直书砖上。或以砂盆临池，日有所进，始购纸临摹而存之观摩总结，用功可谓良苦矣。曾诗喻曰：“早注磨人与磨墨，石犹如此我蹉跎。”一颂庶母碾米托孤之劬劳，二喻学书之为艰也。公习字，向勤奋认真。即使旅寓南洋期间，仍自律每日临大字数百，精选周商钟鼎铭摹本。亦曾示后辈曰：“近人草法，一代不如一代。自唐以后流于柔靡一派，不可观矣！”；“学字如从钟鼎、北魏始步，此后不论习何体字，可免柔靡之卑，且事半功倍。”公自遵此道，故根底深厚字体刚劲秀丽，力透纸背，且章法严整得体，皆远年基本功认真之得也。世人常谓“好字不论笔”，此固非易事。然公书“鼎湖”二大字时（现尚存鼎湖山石壁上），苦无巨笔，乃以毛巾束管端成笔，俯身劲书，亦难能也。

三、遗 迹

公壮岁好远游。凡名山古刹，游履所及，每留题刻石，今香港及星、马、加、美均存遗墨。以在韩江任事时为最。曾诗喻曰：“十载韩山感旧游，旧留题处蔽重楼”，可见题咏之丰。今故乡“雨花寺”、“风雨亭”均尚留远年题刻。广州六榕寺门联“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无树记东坡”亦为公之遗墨，向为近代书家所称颂。港报刊亦赞该联不但书法秀劲，工整对仗，且能于区区十四字中，将该寺得名之沿革，以及

历史上名诗人王勃及苏东坡与该寺有关迭事统含其中，极其凝练。该联于十年动乱期间失下联，寺方另邀名书家重书刻制。书者因仰前人，谦不署名。此亦文坛一趣事也。

四、著　　述

公经历清末民初旧民主革命全过程，数十年政海变幻，多亲临目睹，所编史料逾百万字，而刊行本未及五分之一。行世者有《岑学吕诗略》、《岑学吕尺牍》、《佛学与人生》星洲版精庄本、《佛说阿弥陀经》（书法影印本）等，书中名流题咏琳琅。而其中以《梁燕孙先生年谱》一书为史料价值之最。今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之《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对此有评语云：“是谱为岑学吕所撰，该谱于清末民初之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均有详记。尤以谱主之国内外重要政治外交活动，颇为详备。搜集资料亦较丰富，为研究民国北洋史之重要参考资料……”。览近代编民国史之史料，每多引用该谱历史资料，其文史价值可足见矣。可惜余稿现多被窃（闻部分稿本尚存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诚可惜也。

五、遗　　愿

海外邑人，多仰公之文采，每刊书籍，多编入公之手迹或题签。近年居港顺德联谊总会邑彦诸公，集本邑名流书画，篆刻编印成《顺德艺文集》巨册，由何叔惠乡丈跋题。跋文中语云：“岁庚寅秋，余小住荃湾，随仲兄晴和君过师尚山堂，访岑伯矩，丈笑谈辄移晷。一日，偶及桑梓旧事。

丈正色语余兄弟曰：‘乡邦文物，深望乡彦时刻留意纪录，尤以战后为甚。事关文献之保存，我辈责无旁贷也……’，日居月诸，转瞬三十一年矣，丈与先兄早归道山，而丈之言，犹未尝或忘，壬戌之夏……与邑人重述伯矩前言，拟倡印旅港乡人诗文词书画篆刻专集，以完成丈之遗志……。参加者名流八十三人……余行能无似，性复鴻钝，辄亦不揣愚陋，滥充吹竽之数，以附骥末，并为文记述其事之经过，至于发扬而光大之，则仍有待于来者焉。邑人何叔惠謹跋”。由此可见公暮年对故乡文物之关切，亦可见旅港邑彦诸公，致力搜集故乡文史之不遗余力，虔诚而志坚，可敬可仰。而逝者已矣！发扬光大，有待来者。



顺德青云文社纪略

潘定宇·辑

顺德青云文社，社址在大良镇海傍，即现鑑海北路。青云文社以由清代遗留到民国的本县闡邑公有款产，作为资助参加科举考试（废除科举后则改为资助教育事业）的尝产，以中顺东海十六沙部份沙田租息为主要来源。清道光、咸丰年间已有“青云文社”的名义（以下简称文社）。财产初不甚多，所办理者送应试文武诸生试卷印金（注一），每年办理胡侯祠、倪侯祠、王公遗爱祠、湛公祠、昭忠祠春秋祭务；雇工看守各祠和孔圣殿，以及司钟楼钟（注二），每年九月初九日雇紫洞艇请众士绅及科甲文士赴青云阁祭文昌神、魁星，祈祷文武人士青云得路，舟中畅饮，酒菜丰美；顺城局及文社每届局期，则请局绅及科举人士讌饮，有鱼翅局之称。文社公箱归顺城龙敦厚堂、罗世德堂、李紫原堂、罗本原堂值年管理，四姓轮管，周而复始。

咸丰五年乙卯（1855），顺城局及沙约多年积存巨资继续广置田亩，其中最大面积为鹹标沙田一十多顷，名为“新青云文社”，推请绅士总理箱务，每年延请协理八位（城乡各四位）。

乾隆年间，陈务滋公捐出海心沙、大浪网、聚凫田各一号共税三顷七十余亩，作为顺德公车赎费（注三）。同治甲

戊（1872）科会试，文社增拨海心沙二美围田三顷八十六亩九分与务滋公捐出之田合并，永为公车恒产。

同治九年己未（1859），李邑侯润于卸任前捐出廉俸银六仟两交顺城局置买公产。同治十年庚申（1860），署顺德县知事吴春帆（赞诚），拨无主官荒抱沙田坦三顷三十四亩收入为顺德公产。又将捐助省贡院郡学宫余银一千一百余两，併凑县属各乡捐款购置田亩，作为文武诸生印卷金。

文社虽有资产，但除去常规项目支出后，余款亦无多，故每遇较大之善举，文社虽亦有所捐输，但仍需仰赖城乡之公私捐赠。如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集邑资金重修太平塔、神步塔（注四）；光绪十四年戊子（1887），又再大修，并补植十里松风松树，修桥八度，主其事者文社协理龙符石、罗祝龄、杨西园……等，共支修建费七千八百两有奇，款项由附城各乡公项及私人题捐。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李家焯邑侯建议修建凤山书院，先题捐为倡，由新青云文社公项凑支、共支修缮费一万四千余两，以后归文社管理、预算每年由县拨一千元，文社每年提拨一千两。至于山长修膳，生徒膏火，每年约需三千两，不足之数由文社筹足。

光绪庚子（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事直逼北京，慈禧带同光绪帝怆惶逃西安避难。内务府谕知各省、府（州）、县：“两宫大驾西狩”。其目的是索取贡物、民财，以供挥霍，我粤省筹捐款三万余两。是时，文社捐银三千两，解省资贡长安。此款非用于文武应试士子，故各绅多有非议，但无敢言者。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清帝受改良派影响，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文，决定是年甲辰科为末科，以后不再开科取

士，进一步兴学、广校。于是文社亦不再开支印金及公车费，当即筹办顺德中学堂，拨支筹办费及经常费。文社督理黄仙陪推荐黄敏孚为顺德中学堂监督（即校长）。

文社自咸丰乙卯（1855）起，按前例推绅士八位，延请协理若干位，由龙元信太常督理。光绪十年（1884），李文田侍郎继任，后再由黄仙陪侍讲接任。

民国肇建后，初年主理文社社务者多为封建士绅科甲人员。如：龙景恺、罗×、梁锡庠、周廷干、周朝槐、李彝坤、连作霖……等，由他们分推协理办理社务。当时文社开支以补助学校及有关教育事业单位的经费为主，如：顺德中学，师范讲习所，师范学校，县一、二小，凤群女子小学（后改为县女一小），县图书馆，县民众教育馆，义务教育实验区，以及短期小学等的经费。当时，县府也将一部分税捐如屠宰税，冥镪捐等拨作小学经费。

1920年，顺德中学代办考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取录了冯协恭、胡瑞燊、胡瑞图、潘景和、龙觉黎、龙宝傑、龙庆范等人，其治装旅费及每年补助，均由文社支付一部分，并另由各宗族向该族子孙补助。其中以龙惇厚堂、龙惇裕堂出资较多。

1929年，县教育局、县教育会共同组织“赴江浙考察团”，文社支付补助费二千元。

1929年，文社改为委员制，由代表选出委员。代表资格是前清贡举以上人员，旧制中学、高中以上毕业学生，县、区教育会各派代表一人，中小学各派代表一人，经县府审核合格，发给出席证。代表有选举及被选举权，连选得连任。由委员互选常委，成立“管理顺德青文社委员会”。1929年前后数年任常委者有陈器范、连作霖、梁成章……等人。1931

至1937年先后当选为常委者有陈器范、连作霖、胡普澄、胡景石、龙醒刘等。

1931年，中山大学顺德籍学生代表游寿培、严桂庄、冯庆焯、黄建中……等，先后到县府及青云文社请发助奖学金，经常委决定每年发给中大顺德籍学生助学金一千元。

1938年10月，抗战军兴，县城被日军占领，文社工作停顿，随县府入内地辗转搬迁。1941年，乡彦周之贞、伍蕃、何彤、冯焯勋、郑军凯、郑彦棻等，筹集资金，以“青云文社”社款名义，组织“青云儿童教养院”。聘请名师按教育部课程授课，供应全部生活费用。

抗战期间，1941年汪伪县长苏德时占用文社社址为伪顺德县政府。1943年，汪伪县长孙绳武委派冯熙为青云文社总理，其实大权仍操于孙手上。孙籍伪护沙队势力，分别向中山部分沙田攫取租金，与内地文社分庭抗礼。

1945年日本投降后，文社奉省教育厅核准，在陈村欧肯构堂举办“青云中学”。董事长郑彦棻，董事周之贞、伍蕃、何彤、岑学吕等，校长周之贞、岑学吕。1947年，该校学生参加县第五次运动大会，师生并进行了谒陈岩野墓等活动，旋拟改校名为“岩野中学”。但省教育厅批复“青云中学名实相符，改名之事暂不置议”，故未能更改。解放后，该校由军管接收。第一任校长马放、副校长赵百则，继任校长黄泽泉，后并入县第二中学，现已恢复校名为“青云中学”。

1945年文社随县府复员，在原址办公，推邓雄、欧阳耀、冯驾洲等先后主理社务，干员有梁倡唐等，分出纳、会计，各司其事。文社收入租值以稻谷为本位。按教育部规定，中等学校归县款办，各区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及各保国民学校则归各乡镇保款办，各设基金保管委员会。当时县立小

学名义已无存在，故文社乃按中等学校班数及已立、备案之小学班数，年拨经费若干。另拨县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等的经费。

解放后，文社属封建社会遗留下的财产，由军管接收。

注一：印卷金，文武诸生赴广州应试、领取试卷的费用。

注二：钟楼及钟楼钟在原孔圣殿前左侧，属我县保护文物，解放以来先后修理二次。自清代至民国，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各敲钟一百零八响。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三日，夏历戊寅九月初一日为最后一次敲钟。

注三：汉朝举人进京考试朝廷派车接送，后来举人赴北京会试称为公车。

注四：太平塔即旧寨塔，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七月。神步塔即青云塔，建于明万历二十九辛丑（1601）十二月，均为倪尚忠邑侯任内所兴建的，现属我县保护文物。

参考材料：

- 一、龙跃衡先生《凤城志小录》
- 二、《顺德县志》
- 三、潘云、澹园笔记。
- 四、部分材料由杨廷莹先生、冯庆焯同志、马放同志提供，谨此致谢。